

论庙际网络、社会资本与两岸关系

——以泉州天后宫为例

郭阿娥¹, 范正义²

(1.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福建 泉州 362000; 2. 华侨大学 宗教文化研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改革开放后泉州天后宫与闽台妈祖庙以及其他宫庙之间构建起密切的关系网络。通过获取蕴藏于庙际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泉州天后宫进一步巩固了它在闽台妈祖信仰圈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庙际网络是通过信众间的往来构建起来的,庙际网络在给宫庙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惠及两岸信众,由此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庙际网络;社会资本;两岸关系;泉州天后宫;妈祖

Temples Net, Social Capital and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ake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for Example

GUO A-e¹, FAN Zheng-yi²

(1. Quanzhou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Quanzhou Fujian 362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Religious Cul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reopening-up,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has close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Mazu temples of Fujian and Taiwan and other temples. By getting out the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network,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further consolidates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circle of Mazu belief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Because the temple international networks are built up by the people who worship the Mazu, International network also brings social capital to the believers and benefits them on both sides,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Key words: temple networks; social capita;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Mazu

20世纪80年代以后,闽台民间信仰宫庙之间的往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有祖庙和分灵庙之间的“分灵-进香-巡游”关系,同祀庙宇之间的联谊关系,地缘庙宇之间的“交陪”关系,也有特殊缘分导致的交往关系。各种关系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庞杂的庙际网络。从主观方面来看,庙际网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闽台宫庙积极构建关系网络,目的就是为了从中获得社会资本,给自身带来益

处。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庙际网络是通过信众间的往来构建起来的,因此,庙际网络在给宫庙本身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惠及两岸信众,从而在客观上起到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作用。在相关论文中,笔者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入手,对民间信仰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1]本文中,笔者拟以泉州天后宫为例,进一步从庙际网络的视角入手,对闽台民间信仰

收稿日期:2013-10-31

基金项目:泉州市社科规划项目(2013H41)

作者简介:郭阿娥(1979-),女,福建南安人,助理馆员,法学硕士;范正义(1974-),男,福建永安市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闽台民间信仰研究。

的庙际网络带来社会资本并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作出说明。

一、泉州天后宫的庙际网络

泉州天后宫,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南门,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繁忙的海外交通的推动下,泉州天后宫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元王朝敕封妈祖的诏书中,将泉州天后宫称为妈祖信仰的“闽南始发祥”之地,表明泉州已经成为当时妈祖信仰的重镇。明中叶以后,泉州天后宫虽然随着泉州港的衰弱而失去了妈祖信仰的重要位置,但仍然不失为妈祖信仰圈中的一个重要宫庙。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解冻,泉州天后宫在与泉州当地、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宫庙的往来中,逐渐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庙际网络。

1. 与分香子庙之间的关系网络

泉州天后宫历史悠久,泉州当地以及台湾、东南亚等地的不少妈祖庙都是从泉州天后宫分灵香火建庙的。例如,台湾妈祖有“湄洲妈”“温陵妈”“银同妈”等几个大类,温陵是泉州旧称,温陵妈即是分灵自泉州天后宫的妈祖。

20世纪80年代末泉州天后宫恢复宗教活动后,各地的分香子庙开始接二连三地返回泉州天后宫谒祖进香。例如,台湾苗栗县后龙慈云宫早在1990年,就组团到泉州天后宫进香。1990年后,慈云宫一直延续着到泉州天后宫进香的传统,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规模更大。例如,2004年160人,2005年162人,2006年206人,均以包机的方式到泉州进香谒祖。^①与此同时,泉州当地的分香子庙如泉州院前妙灵宫、东海平坂古地妈祖庙等,在改革开放后也开始陆陆续续返回泉州天后宫谒祖进香。

在分香子庙返回泉州天后宫进香的同时,泉州天后宫也以参访、巡游等形式,积极发展和巩固其与分香子庙间的双向往来关系。例如,2011年6月,应金门县妈祖联谊会邀请,泉州天后宫宗教交流团一行60人护送泉州天后宫妈祖金身巡游金门,为金门信众祈福。巡游活动结束后,泉州妈祖金身留在金门,在金城隍庙天后宫、料罗顺济宫、峰上天后宫、金沙镇官澳龙凤宫、田墩天后宫、

金宁乡湖下天后宫等6座宫庙间轮流奉祀。^②

2. 与其他同祀宫庙之间的关系网络

泉州天后宫在妈祖信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泉州当地以及台湾的许多同祀宫庙出于对权威大庙的尊重与景仰,纷纷组团到泉州天后宫进香与会香。例如,两岸关系解冻后,台南大天后宫、鹿港天后宫、彰化南瑶宫等,几乎年年都组团到泉州天后宫进香、会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2006年台湾妈祖联谊会4300多人的进香活动。2006年9月台湾妈祖联谊会进香团采取小三通形式,经金门抵达厦门后,依次到莆田文峰天后宫、贤良港天后祖祠、湄洲妈祖祖庙和泉州天后宫四大宫庙进香。进香团抵达泉州后,百余架神轿带着百余尊妈祖神像,以及4300多妈祖信众,在泉州民俗阵头的簇拥下,组成浩浩荡荡的踩街队伍,沿着丰泽街、温陵路、义全街、天后路,一路吹吹打打地从丰泽广场步行到泉州天后宫,举行进香活动。

泉州天后宫和澎湖天后宫之间的往来也极为突出。泉州天后宫和澎湖天后宫分别是大陆和台湾两地颇具文物价值的两座妈祖庙,2002年7月23日,开台澎湖天后宫集中当地23座寺庙的神尊,乘坐“超级星”号客轮,从澎湖马公港直航泉州后渚港,开展“大陆与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两座天后宫的会香”活动。^③2007年7月23日,澎湖天后宫举办“泉州·澎湖妈祖会香直航五周年”纪念活动,由澎湖政、商界知名人士以及妈祖信众组成的进香团404人经由金门小三通再次到泉州天后宫会香。此外,泉州天后宫和澎湖天后宫之间的频繁往来,还促成了澎湖民俗回传泉州。“乞龟”习俗在泉州已经失传,但在澎湖地区却有着广泛的影响。2007年春节期间,澎湖天后宫捐赠6吨大米,请澎湖师傅到泉州天后宫现场制作米龟,供泉州民众观赏、祈福。此后,泉州天后宫和澎湖天后宫合办的乞龟活动年年举行,吸引了许多泉州市民驻足观赏。

泉州天后宫与泉州当地的同祀宫庙间的往来也很频繁。1999年晋江市13座妈祖宫庙成立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后,以研究会为平台,积极参加泉州天后宫举办的各种活动。例如,2002年1月研究会组织东石、金井、肖下、陈厝、科任、下丙等晋江

妈祖庙代表,到泉州天后宫进行妈祖文化交流。2004年10月,研究会又组织金井、下丙、东石、安海、庄头、肖下、锡坑、罗裳、科任、赤涂头等妈祖庙代表,参加泉州天后宫梳妆楼开光庆典活动。2007年后,泉州天后宫主办的历届“温陵妈祖会”活动,研究会都发动下辖妈祖庙的信徒代表参与,并提供阵头,共襄盛举。

对于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的主动交往,泉州天后宫也给以积极回应。1999年初,晋江市13座妈祖宫庙酝酿成立“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时,泉州天后宫的管理者就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为研究会的成立出谋划策。“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泉州天后宫一如既往,与该会保持着紧密的往来关系。2001年10月,泉州天后宫经唱团到研究会所在地晋江金井东宫交流,演示妈祖经唱科仪,并进行老人文体活动表演。2006年初研究会召开第二届理监事会时,泉州天后宫也组织阵头参与踩街绕境,同时还提供秧歌、对花、草帽舞等舞蹈表演和“歌颂天后”歌唱表演。^③

3. 与非同祀宫庙之间的关系网络

在积极发展与同祀宫庙之间的往来关系的同时,泉州天后宫与周边的非同祀宫庙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据天后宫管理者介绍,天后宫和周边的青龙宫、天王府、后山四王府的关系最为密切。青龙宫奉祀保生大帝,天王府奉祀托塔李天王,后山四王府奉祀康、玉、李、周四王府,与泉州天后宫祀神均不同。但是,在地缘纽带的作用下,四个宫庙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每逢神诞庆典,四个宫庙彼此之间都会派代表过庙庆贺。在台湾进香团到泉州天后宫进香时,这几个宫庙也都会提供阵头,帮忙接待。例如,在迎接台湾进香团时,青龙宫的“青龙好汉”阵,以及后山四王府的“车鼓”阵,都是必不可少的。2012年端午,泉州天后宫还和后山四王府联合举办“嗦啰涟”民俗活动,试图将四王府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活动发扬光大。

二、庙际网络给泉州天后宫带来的 社会资本回报

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④社会资本

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行动者只有投资关系网,才能获得这一资源。边燕杰也认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⑤个体没有社会资本可言,他要得到资本回报,就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关系网络。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后泉州天后宫构建起来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庙际网络,使该宫得到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回报。

1. 泉州天后宫获得与网络中心相联系的资源

泉州天后宫创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保留了不少宋代构件,1987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大陆妈祖庙中,还是首家。其次,泉州天后宫影响广泛,香火遍布泉州、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以上这些,使得泉州天后宫具备了竞争妈祖信仰中心的条件。但是,一个宫庙能否成为信仰中心,不仅在于它是否具备条件,还在于它是否得到了广大同祀宫庙的认可。越多宫庙主动前来进香或联谊,就越能凸显出它的中心地位。因此,泉州天后宫要构建自身的中心地位,还必须加强与台湾妈祖宫庙的往来,积极争取它们对自身地位的认可。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泉州天后宫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与台湾妈祖宫庙的往来。每当有台湾进香团来访,泉州天后宫董事会都竭尽所能地给予热情接待,争取他们对自身的地位的认同。笔者发现,在泉州天后宫历届董事会的努力下,台湾的许多妈祖庙到这里进香或会香一次以后,大多都能够继续保持与泉州天后宫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些宫庙在主动前来联谊、交流的同时,一般都要在泉州天后宫里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即按照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地位给其以应有的尊重。泉州天后宫的重要地位因为众多同祀宫庙所给以的尊重而愈益凸显出来。

网络中心位置的获得,对于泉州天后宫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从社会资本理论来看,“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有助于建立与其他成员更好的联系……对于中心位置的投资会带给当事者较大的非正式影响力”。^⑥网络中心位置带来的这种非正式

的社会影响力,指的是社会声望,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泉州天后宫在获得这一社会资本之后,提高了声望,带来了人气,增进了香火。泉州天后宫在刚恢复宗教活动之初,香火寥寥,但现在已经是泉州民间宫庙中香火最盛的宫庙之一。

此外,泉州天后宫占据了网络中心位置,也就等于拥有了比网络中其他成员更多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嵌入于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泉州天后宫拥有大量的关系网络,表明它通过动员关系网络来获得社会资本的渠道与能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宫庙。如,2010年泉州天后宫主办“温陵妈祖会”,它通过动用关系资源,邀请到46座本地宫庙和20多座台湾宫庙的上千位信众前来共襄盛举。^④这些同祀宫庙的共襄盛举,在增进泉州天后宫人气的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它在闽台妈祖信仰圈中的影响。

2. 泉州天后宫获得与组织者角色相关的资源

通过在泉州妈祖信仰文化交流中充当组织者的角色,泉州天后宫取得了信息控制上的优势以及网络中更好的视野,从而获得了与组织者角色相联系的网络资源。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对民间文化往来带动的两岸关系发展极为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泉州各大妈祖庙都有参与到对台妈祖文化交流中的强烈愿望。例如,晋江市妈祖信众组织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联系台湾同胞。但这些妈祖庙规模小、影响小,缺乏对台交流的渠道,无法实现直接与台湾妈祖庙交流与联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妈祖庙不得不借助于泉州天后宫的对台关系网络,来实现对台交流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泉州天后宫在对台交流中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常常邀请其他妈祖庙的信众参与接待,共襄盛举。笔者收集到的泉州天后宫2006—2007年的档案文件中,可以发现,几乎每次大型的进香、会香活动,泉州天后宫都会邀请当地妈祖庙信众前来参与。如,2006年9月,泉州天后宫在举办台湾妈祖联谊会4300多人进香团的踩街活动时,就邀请了泉州霞洲妈祖宫、蟳埔顺济宫、院前天上圣母宫、晋江金井东宫、晋江下丙霞里宫、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等泉州妈祖宫庙、团体等参与。在接待台湾进香团的过程中,这些本地

妈祖庙信众不可避免地要和台湾信众发生接触,这就提供了他们与台湾信众结识与交流的机会。

台湾进香团在泉州天后宫进香、会香之后,泉州天后宫董事会也经常组织他们到泉州本地的妈祖庙联谊、访问。这进一步提供了泉州本地妈祖庙与台湾妈祖庙交流的平台。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郭迪生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就毫不犹豫地指出,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与台湾妈祖庙的交往,最初即渊源于泉州天后宫带来的台湾进香团。霞洲妈祖宫董事长蔡景民先生也承认,他们宫庙的对台关系,最初都是靠泉州天后宫牵线搭桥。

而且,泉州天后宫在出访台湾时,也常常邀请泉州本地妈祖庙信众同行。例如,2007年12月泉州天后宫组织泉州赴澎湖民俗文化交流考察团,护送泉州妈祖金身到澎湖巡游时,就吸收了霞洲妈祖宫、蟳埔顺济宫、院前天上圣母庙、晋江金井东宫、晋江下丙霞里宫、晋江东石天后宫、晋江肖下天后宫、晋江深沪科任天后宫、晋江深沪深林宫、晋江罗山罗裳全安宫等宫庙的妈祖信众,一起到澎湖交流访问。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有了泉州天后宫这一组织者,泉州其他的妈祖宫庙及其信众才得以广泛汇入对台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作为一座影响甚大的妈祖庙,泉州天后宫有着丰富的对台关系资源,这使得它很自然地垄断了两岸妈祖文化互动的最新动态与交流信息。而泉州其他妈祖宫庙及其信众与台湾信徒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泉州天后宫是否提供这些信息。例如,2011年6月6日笔者随同泉州天后宫董事长唐宏杰到泉州院前妙灵宫参加重修竣工典礼时,泉州丰泽区城东镇前头、庄任、后园三个妈祖庙的代表,就向唐表达了他们想跟随泉州天后宫到台湾参加妈祖交流活动的强烈愿望。唐则对当年6月初泉州妈祖金身巡游金门时,由于名额不够,无法邀请这三个宫庙的代表一起赴台一事表示抱歉,并承诺下一次一定会带他们去台湾。从这一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泉州天后宫在泉州妈祖文化交流中的组织者的角色。这样的一种组织者的角色,使得泉州天后宫得以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来建构自身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在泉州妈祖信仰圈中龙头老大的地位更为稳固。

三、庙际网络、社会资本对两岸关系的促进

由于庙际网络是通过两岸信众间的往来达致的,庙际网络在给宫庙本身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惠及两岸信众,从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如前所述,和泉州天后宫之间有着往来关系的宫庙,包括三种:分香子庙、同祀宫庙以及附近的非同祀宫庙。这些庙际网络其实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两条纽带上的。台湾学者张珣以大甲妈祖回娘家为例,指出妈祖宫庙之间存在着拟母女关系和拟姊妹关系的事实。张珣认为,1987年前台中县大甲镇澜宫每年都组织信众到云林县北港朝天宫进香。北港人称大甲进香为回娘家,并昵称大甲妈祖为“姑婆”。大甲妈祖和北港妈祖由此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分香-进香”纽带上的拟母女关系。至于没有分香关系的妈祖宫庙,彼此之间则以拟姊妹关系相称。例如,西螺吴厝里朝兴宫、清水镇下湍里朝兴宫、丰原镇慈济宫等妈祖宫庙,在大甲妈祖进香路过时,均以姊妹礼节相待。^[6]据此,泉州天后宫与其分香子庙之间的关系,可称为(拟)母女关系,泉州天后宫与其他同祀宫庙之间的关系,则可称为(拟)姊妹关系。这些关系都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泉州天后宫与附近非同祀宫庙之间的关系则是建立在地缘纽带的基础上,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宫庙彼此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共同的地缘关系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频繁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两岸宫庙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仅存在于宫庙间,而且还会浸润到信众群体中,使得信众间的往来也遵循宫庙间的关系。王嵩山指出,“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是透过妈祖而形成与存在的”。^[7]因此,两宫妈祖之间的辈份关系也会影响到两地信众间的辈份关系。张珣也认为,大甲镇澜宫的妈祖分灵自北港朝天宫,大甲镇民和北港镇民奉祀的妈祖存在着母女关系,“所以北港镇民也以接待回娘家的姑婆的孙辈的态度来接待大甲香客”。^[8]同理,分香子庙与泉州天后宫往来时,双方信众间的关系宛如父子女女;同祀宫庙与泉州天后宫往来时,双方信众间的关系宛如兄弟姊妹;附近的非同祀宫庙和泉州天

后宫往来时,双方信众间的关系则宛如邻居密友。这样,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邻里(朋友)等关系也浸润到两岸信众之间,使得两岸信众不再陌生,而是宛如家人、亲属、邻友般地亲密往来。这一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历长期隔阂之后两岸民众之间的重新交往,是极为有益的。

其次,两岸信众在参加宗教活动时的身份是信众,但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他们还兼具其他多种角色,这就使庙际网络给两岸信众带来的社会资本,有了从宗教领域向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渗透的可能性。信众在参加宗教活动时,他们的身份是信众,但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们可能是某个政治派别或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样,庙际网络带来的两岸信众间的亲情关系,就很自然地延伸到信众的工作与生活中,为两岸之间政治谅解与经济合作的达成,提供润滑剂。

台湾进香团中有一些信众兼具有政界、商界人士的身份,每当台湾进香团到来时,泉州天后宫的管理者都会提请政府相关部门接见这些政、商界人士,并邀请当地台商协会成员作陪。众所周知,分歧常出于彼此间的陌生。频繁而紧密的庙际网络,极大增加了两岸政商界人士之间的接触机会,为双方之间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例如,2007年7月澎湖天后宫到泉州天后宫开展会香五周年纪念活动时,福建省台办及泉州市政府的领导接见了进香团中的政、商界人士,“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澎湖与福建沿海客货运直航等问题进行会谈”。泉州市台办还根据澎湖知名人士林炳坤的意愿,“有针对性的安排并陪同前往南安建材市场及有关台资企业考察参访”。^[9]可见,两岸之间的庙际网络,确实为两岸民众之间政治谅解和经济合作的达成,提供了便利。罗家德在台商投资地点选择行为的调查中,也有同样的发现。罗家德指出,“有无在当地认识的人十分重要,成为‘恰巧’进入某地投资的重要因素;认识的人不在数量多少,而在关键人与投资者间关系是否亲密。认识地方官员十分重要,尤其是高阶的地方官员。当然招商引资过程中会认识地方官员,但如果是亲密朋友介绍认识,则具有相乘效果”。^[10]可见,台商是否投资,不仅在于当地的投资环境,而且还在

于是否有熟人介绍。如果是亲密朋友的介绍,还可以达到“相乘效果”。当前两岸庙际网络带来两岸民众间的频繁接触,使得台胞在当地更容易找到熟人而实现投资的目的。

庙际网络带来的两岸信众间的亲情关系,不仅有利于促成两岸的经济合作,而且还可以使这种经济合作更加稳定、高效、健康地运转。两岸数十年来的人为分隔,使两岸民众之间有了明显的隔阂,但是,庙际网络使得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邻里(朋友)等关系浸润到两岸信众之间,使得他们之间变成一个熟人社会,从而减少了双方经济合作中投机行为发生的概率。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虽然没有契约,也没有监督,但成员之间却很少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为“一个人失去了信誉即意味着将一生背着背信弃义的恶名,遭到亲人、朋友的唾弃。在一个以人情关系为人生重要内容的社会,这种道义上的惩治会使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恶化,这种失信的代价是很大的”。^[9]因此,庙际网络带来的两岸民众之间的亲情关系,减少了投机行为,保证了两岸经济合作的质量,有力地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泉州天后宫与闽台两地的妈祖宫庙以及其他宫庙之间构建起密切的庙际网络。这些庙际网络给泉州天后宫带来了明显的社会资本回报,使泉州天后宫的信仰中心位置更加巩固。与此同时,庙际网络也使得宫庙间的家人、亲属与朋友等亲情关系,渗透到两岸信众中间,使两岸民众之间更易达成政治谅解和经济合作,从而起到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作用。

注释:

① 2007年5月7日台湾苗栗后龙慈云宫发给泉州天后宫

关于谒祖进香的通知函,泉州天后宫档案文件。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2006—2007年泉州天后宫档案文件。

② 2011年6月6日泉州天后宫访谈记录。

③ 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和泉州天后宫之间的交往情况,可参见晋江妈祖文化研究会、金井东宫古地董事会2000年编《晋江妈祖文化》和2007年编《晋江妈祖文化》。

④ 2012年2月6日泉州天后宫访谈记录。

⑤ 《直航进香续前缘,妈祖文化会亲情——纪念泉澎妈祖直航会香5周年活动侧记》,泉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简报》第15期,2007年7月30日,第3页。

参考文献:

- [1] 范正义. 泉州天后宫对推动两岸交流的促进作用[J]. 莆田学院学报, 2010, 17(1): 5-10.
- [2] 余光弘. 开台澎湖天后宫志[Z]. 澎湖: 开台澎湖天后宫管理委员会, 2006: 358.
- [3]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4.
- [4] 边燕杰.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3): 136-146.
- [5] 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65.
- [6] 张珣. 妈祖信仰在两岸宗教交流中表现的特色[C]// 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国际佛学研究中心. 两岸宗教现况与展望. 台北: 学生书局, 1992: 263-294.
- [7] 王嵩山. 进香活动看民间信仰与仪式[J]. 民俗曲艺, 1983(25): 61-91.
- [8] 罗家德, 叶勇助.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65.
- [9] 冯淑慧^版, 魏振波. 儒家诚信与现代市场信用体系建设[J]. 商场现代化, 2006(488): 66-67.

[责任编辑 刘福铸]